

20220906《靜思妙蓮華》 開方便門 示真實相（第1235集）（法華經·法師品第十）

- ◎「於佛智水近，謂勤施功力；誓願求大乘，行是菩薩道；漸漸修學，悉當成就佛道。」
- ◎「若未聞、未解、未能修習是法華經，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。」《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》
- ◎「若得聞解、思惟、修習。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《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》
- ◎「所以者何？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屬此經。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。」《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》
- ◎所以者何？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屬此經：一切菩薩修菩薩法，皆屬此經之所統攝，不聞妙法，滯在權門。
- ◎菩薩：一、通達智，二、隨念智，三、安立智，四、和合智，五、如意智。能覺夢而通達諸法之智。
- ◎一、通達智：能覺夢而通達諸法之智。
- ◎二、隨念智：能憶持過去事而不忘失之智。
- ◎三、安立智：能建立正行而使他修習之智。
- ◎四、和合智：觀一切法隨緣和合之智。
- ◎五、如意智：隨意所欲而無不滿足之智。
- ◎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：未說法華，三乘隔歷，方便門閉，各自修持，來至法華，開顯佛性，點前權乘，即菩薩道。認僕為子，方便門開。會諸漸教同入圓頓，示一切人，真實之相。
- ◎言欲近佛智，必於是經，具足聞、思、修三慧，以是經於祕要方便之門盡已開闢，於一乘真實之相盡已顯示，所謂統攝群機投教，導歸究竟，出生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惟此經是賴。

【證嚴上人開示】

「於佛智水近，謂勤施功力；誓願求大乘，行是菩薩道；漸漸修學，悉當成就佛道。」

於佛智水近
謂勤施功力
誓願求大乘
行是菩薩道
漸漸修學
悉當成就佛道

我們從前面，在高原或者是沙漠中，行人口渴了，想要求水，到底哪裡有水呢？及時有地方就開始開井了。開井的人，就要懂得選地勢、選水脈，有水脈的地方，開，才真正能得到水。但是，有的人就是口渴，地底下有水，這個道理知道，但是不知道水脈是在哪裡？卻是必定要鑿地開井，才能得到水。若是在高原上一直開，怎麼開還是一樣乾乾的土，這就知道再開下去，離水的距離還是很遠。這就是如我們，雖然有接觸到佛法，雖然也發心，願意聽聞佛法，也接受了，卻是接受有限，知道這一段對我有受用，我就一直在這段經文，或者是佛陀所說法的過程中，一時這樣接受。

總而言之，接觸佛法必定要有耐心，而且要有甚深的信解，要長期這樣浸潤，來潤溼，這就是要了解佛法，必定要有耐心。要不然，說是世智辯聰，看起來這個人的智慧很高，「來、來，這段經文好好聽。」聽了，「我了解了，經很好，我願意接受。」就是一直接受在這一段經文。

若是告訴他，這段經文雖然是很好，但是還有比這段，佛陀教我們，如何脫離生死的方法。「是啊，生死固然苦，前面看來，知道，知道人生的苦諦，就是不知道苦諦來源，是從哪裡來。來，我願意再接受。」經文開始再深入了解，用心，真是苦，不是單純的苦，是很複雜，是心理的複雜的產生，從外面的境界來引人的根識，根與意識，去接觸外面的境，從意識招來歡喜與不愛，這種的分別。

愛的，起欲心，追求、追求，對物質求無止境；對人也一樣，愛的、怨的，我愛的，我要求，沒有那麼順利。但是，我不愛的，偏偏就是一直靠近過來，或者是先愛，後來就起怨，當中又有因緣，將這個愛變成了複雜。三角形的、四方形的，總而言之，張起了愛的煩惱網。愛的煩惱網在那個地方纏著，心的無明、煩惱，又再這樣好幾人，在那裡牽纏不休，造作，就惹成了整個家庭，震驚社會，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是非。

在媒體、報紙時時在報導，這就是人，不論是對物質，或者是對人類，人事物中去造作複製煩惱。造作複製，業力既成了，今生後悔，來生受苦。經文告訴我們的，引很多的譬喻讓我們知道，去了解這些，這些在人情世事，都聽得到、看得到，世間的是非，這都可以了解，佛經來印證這是在造業，這些人事來印證佛經的道理，所以彼此印證起來，真實不虛。我相信，我了解，苦集因緣非常的複雜，很微細。複雜的，如天地間所有的物質交叉複雜；微細的，就是從心，五

根、五塵，引起了五識、六識、七識，造作回歸藏入八識裡，八識田中重重疊疊，無不都是在人事物根塵會合，愚癡、愚昧，所以去造作很多的業力，複雜。雖然知道了，卻是懂得要修行了，人生如何造作，到頭來還是苦空無常，幻化，短暫。既然知道了，自己就要趕緊修行。所以為了要修行，他就獨善其身，不敢再與外面的人，根塵、意識再到外面去混合，所以自己獨善其身，這就是他們認為最究竟。

所以這個「最究竟」，其實就像在那個還不知道水脈在哪裡，只是知道口渴需要水，帶著煩惱在修行，要得到水，也很努力，帶著煩惱在修行，就如在高原穿鑿，想要開井，還是很遙遠。若是有人引導我們，這個地方你怎麼開都沒有水，來，你要向前，方向要對準，水脈是在那邊。若有聽話，我們移一個地方，向人家指導我們的方向，去探水脈，這個水脈既然是在這裡，有經驗的人告訴我們，我們相信，我們開始用功，用功一直掘，井一直鑿，愈鑿愈深，愈掘愈廣，愈廣又愈深，慢慢地，也會看到溼溼潤潤的土。看到這種土，就開始證明了，是啊，地底下確定有水脈，既然有溼潤，就是有水，就要趕緊加功夫，不要停歇，把握時間，從這個有溼潤土的位置，趕緊再用功，殷勤施功，這樣看到泥了，有水，土才會成泥，會很歡喜。看到水將近了，這樣再用功下去，這樣應該就能見到，透徹清淨的水了。

在這個地方，文字上，已經很簡單就這樣展現出來。「於佛智水近」。已經看到泥，不只是濕土，是泥，離水就已經很近了，所以要趕緊殷勤精進，要施功力。我們若明知方向是對的，做的事情是對的，我們才得要把握時間，多用功去付出。

所以，「誓願求大乘」。我們既然知道這是大乘法，佛法中求得了，我們所需要的慧水、法水，已經看到水的蹤跡，看到水的影跡出來了，因為土已經有泥，這就是表示水已經近了。所以我們要用功，方向不要再偏差，從這個方向加功，要再加功，施功出力，要再很用心。要再加功出力，知道方向，那是叫做大乘法，大乘法就是行菩薩道。大乘法就是要入人群，菩薩在人間中，菩薩是緣苦眾生，我們就應該知道，這就是方向。所以我們要堅定大乘的方向，身體力行菩薩道，自然我們就「漸漸修學，悉當成就佛道」。

凡夫，就是芸芸眾生得不到佛法，沒有那個因緣接觸佛法，或者是接觸來的是輾轉耳聞，也知道不要做壞事，因緣果報，他們都相信，在一般沒有真實接觸到佛法，但是他知道要求神，什麼神都求，他們也怕鬼，求神等等。所以要拜拜，心若有什麼的想要求的，他就是去求

神，求讓我能得到，求子孫的功名，求子孫快要考試了，要讓他得到理想的學校；求，求，先生決定的事業，開始已經與人合夥去做了，趕緊去求，求得到賺大錢。像這樣求名，求利，無所不求，就是要求能得，得滿他的心願。不論怎麼求，什麼樣的心願都是很複雜，在這五趣雜居，複雜的事情不斷這樣雜揉。若是想要求就發願，發願，我若是能得到，求能滿我的願，我就來還願，我就來點燈，我就來布施，我就來建寺，我就來參加等等。

或者是已經有因緣聽到佛法了，聽經，跟人家誦經，了解佛法，但是在這了解中也是一知半解，只是想求得消災增福。佛法豈是這樣？不是啊，從佛陀的出生地，佛法的開始興盛，將佛法傳啊傳，佛滅度後，有人有心願，願意將佛法東傳。在中國，是一個很文明的國家，皇帝聽說，在西方的世界，印度就是在中國的西方，那個地方有高人，有貴人，有智慧人，所以想要去求。有覺者，覺者已經入滅了，現在他的法流傳人間，就要派人去求，所以往西求法。西方的人，有人發心，就如摩騰、竺法蘭，佛的《四十二章經》等，摩騰、竺法蘭，他們是在印度，他發心要來中國，這樣取到這部經，要來中國傳。經過了很多的辛苦，兩人這樣來到長安。知道了，皇帝知道了，已經這兩位高僧到了，所以白馬載著經、人，讓他們在白馬寺，安頓下來。

其實「寺」是中國古時候，就是在接待外賓的地方，因為國王、皇帝，對這經典來到中國，他用貴賓的招待，所以就這樣，將他們請入白馬寺裡。摩騰、竺法蘭開始在那個地方，將法這樣很耐心翻譯，這是一段的過程。所以，後來趕緊再興建，希望能更多人來譯經，來學法，來修行，後來這個「寺」的名稱，就成為修行的地方，專有的名稱，有這樣的過程來的。

所以，佛法傳來大陸，大家將佛法傳開了，開始要求。當然，佛法從印度，印度有各種各種的宗教，所以難免在佛法中，應印度人的信仰，這叫做方便，當然也有如何來護法，來信佛法，能夠得什麼樣的功德等等，這佛經裡都有這樣。所以變成了，漸漸的變化，只是要求一個如何消災免難，造福能得福，這就是佛法進到我們中國時，就開始慢慢演變，寺院慢慢一直興盛起來，修行者也愈來愈多，修行的方法就以各人的方法了，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，佛法在這圓教中，我們應該要趕緊將這圓教的法，法增長智慧，人群是累積福，你一定要去付出，去解開人間的苦難，我們才能得到真實的歡喜，法喜，不是歡喜而已。得救的人歡喜了，用功，使人得救，我們安心，輕安自

在，就是法喜。所以我們要小心。

「若未聞、未解、未能修習是法華經，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。」

若未聞 未解
未能修習是法華經
當知是人
去阿耨多羅
三藐三菩提尚遠
《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》

對這經若沒有很用心去聽，聽了之後，又沒有用心深入了解，我們不肯深入了解，更無法將這個法入心，去用功思考深入。就像每天都這樣說，但是也有聽的人，有機會能與大家說話，但是就不曾去，引起經文中的道理，只說在人間事，沒有引起：「我今天聽這部經，說到什麼樣的道理，我們的法就是這樣，人間的苦難是這樣，菩薩的方法是這樣。」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深心，入內心去修習。這個法若沒有在內心，你要與人說話，就沒有這個法的痕跡，就沒有這個跡，因為你法沒有入心來，自然在腦海中法就是空的。你所要想，今天是我說的話，我就要說其他平時我所看的，這個法的那個足跡，沒有在你們的生活中。

這就是我們學佛，沒有真正「修習」，那個修再複習。我們雖然有在聽，雖然每天都問：「了解嗎？」「了解了。」了解之後，有在內心修嗎？有沒有內修？有在複習嗎？沒有。若有，這個法常常在腦海中，有機會我就要說。前面一段，不就是這樣說嗎？有機會就是要說，聞法者、傳法者、說法者，但是我們對這個法，《法華經》的法，就是沒有在我們的心裡，沒有在我們的腦海中，所以在我們的生活中，就沒有痕跡，這是同樣的道理。所以，「未能修習是法華經，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」，還很遠，還是在那乾慧地裡。世間的事都知道，但是真正經的內涵道理，我們不知。

「若得聞解、思惟、修習。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若得聞解
思惟 修習
必知得近

阿耨多羅
三藐三菩提
《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》

我們若能用心，得聞、解，聽了之後，用心去體會、去了解，了解之後要思惟，聞思修，我們要好好思惟，思惟之後，我們要好好修習，要修、要習，再複習、再複習。聽了之後，複講再複講，不斷地複講。十六王子的精神，他們聽了之後馬上就開始複講，用很長久的時間在複講。這種複講，就是與未來要度的眾生結緣。我們應該聽，已經也是不斷反覆再反覆，每一品的大意，那個要點，我們是不是有這樣學過來呢？若是沒有，實在是可惜。修習，我們要思惟，我們要修習，能「得聞解、思惟、修習」，那就知道「必知得近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「所以者何？」接下來的這段(經)文：「所以者何？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屬此經。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。」

所以者何
一切菩薩
阿耨多羅
三藐三菩提
皆屬此經
此經開方便門
示真實相
《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》

是啊，再下來的這段經文，就這麼淺顯地告訴我們，我們在行菩薩道的人，就是屬於這本經裡，「一切菩薩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屬此經」。

所以者何
一切菩薩
阿耨多羅
三藐三菩提
皆屬此經：
一切菩薩修菩薩法
皆屬此經之所統攝
不聞妙法

滯在權門

因為你要行菩薩道，菩薩道路都是在這本經裡面。所以，「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」。用很方便的門，引導大家進來，其實展現出來是真實相，因為最重要的，就是能到成佛的境界。所以，「一切菩薩修菩提法，皆屬此經之所統攝，不聞妙法，滯在權門」。我們若沒好好來聽妙法華經，我們還是停滯在「權」，就是方便法，還停滯在那個地方，還在高山，帶煩惱在用功，同樣的道理。

所以我們要知道，行菩薩道，有這五種智。

菩薩：

一、通達智

二、隨念智

三、安立智

四、和合智

五、如意智

一、通達智：

能覺夢

而通達諸法之智

菩薩要通達智，「能覺夢，而通達諸法之智」。不是在作夢了，現在應該都清醒了，不是在夢中的境界，是清醒的境界。「通達諸法之智」，所有的法，那個智境完全在這部經中。

二、隨念智：

能憶持過去事

而不忘失之智

第二是隨念智，「能憶持過去事，而不忘失之智」。過去的事情我們應該都記得，五十年前，什麼因緣，慈濟這樣因緣會合，很多很多因緣會合，今天有這樣的大團體在國際間。這就是要記得，不是今生此世，所做的一切，所發的願，我們初心莫忘，沒有將它忘掉；哪怕是過去生，我們要相信。佛陀不斷向我們說，過去累生劫來，這累生劫的布善種子，我們應該也要很相信。

三、安立智：

能建立正行

而使他修習之智

第三安立智，安立，我們「能建立正行，而使他修習之智」。我們建立了這個智，方法，將這個方法要如何來引導人？要引導人就要正信、正思、正解、正見，方向等等，我們要很用心，自己是要這樣走，也要使他，別人一條道路隨著我們這樣走，對的方向就是這樣走過。

四、和合智：

觀一切法

隨緣和合之智

第四和合智，「觀一切法，隨緣和合之智」。觀一切法，我們自己與別人，我們要真正用心觀，細觀這個法，這個法我們要很微細去了解，所以「一切法隨緣和合」。菩薩所緣，緣苦眾生，隨緣和合，我們能去引導。

如(2016年)厄瓜多，它的一場(地震)災難，遙遠的地方，美國、南美洲，菩薩會合在那個地方，第二度再進去，因緣已經很成熟了。這種「一切法隨緣和合之智」，那些菩薩，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情了。

五、如意智：

隨意所欲

而無不滿足之智

第五如意智，「隨意所欲，而無不滿足之智」。這就是如意智。我們應該要好好用心，沒有錯誤的，我們不後悔，所以一切都是對的，該做的事情我們就是去做，不後悔，做得很滿足，很滿意。滿意就是無缺點，我們沒有做後悔的事情，就是無缺點，做得很滿足、很歡喜。這就是前面，我們行菩薩道有這五種智，我們可以信心、放心，行入菩薩道上，這也沒有什麼樣的困難啊！

所以，「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」。這部經開方便門，雖然說要我們即刻就能了解，了解我們人人，是與佛同等的佛性，每一個人與佛平等。因為我們本具佛性，我們有與佛同等的智慧，因為我們有如來本覺，這就是道理。普天，這宇宙天空，盡虛空遍法界的道理，無不都是涵蓋在，這本覺真如本性之中。有我們的本覺真如本性，去體會天下一切萬物真理，我們有辦法，我們可以了解，只是厚厚的無明，一層層將我們蓋著。佛陀開方便門，就是將一層層這個無明，要讓我們

打開，掀開一層一層的無明，用智慧水要洗淨我們的無明惑。我們不只是無明雜念多，又塵沙惑還是很多，所以，佛陀用種種方法開方便門，一直到現在示真實相。過去「阿含」的誘引，「方等」的過程，徹見「般若」一切皆空，不必執著的道理，這都了解了。我們這時，要將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的過程，「有」的道理，一直只停滯在要如何斷煩惱，這樣不夠。或者是信因果觀，就是去造福、來求福，這樣也不行，不是這樣。

福要有「三輪體空」，這種福中有慧，你付出去了，沒有我一直是在布施你的人，也沒有這個布施的東西、種類，我都忘了，反正就是你需要時，我給你，你是誰，我也忘了，反正一切皆空。當你最需要時，我所有的，我就應該付出。這種無所求、無執著，這進入「方等」到「般若」，就開始有這樣。

但是，豈只是到這裡而已嗎？不是。佛陀要強調我們，成佛，將來你與我一樣。不只是知道你與我的關係，是知道天下，天地萬物，有形、無形，所有的真理完全收納。就像千年的大樹，就只是(源自)那顆種子，基因，這麼的微細。它不只是成就一棵大樹，大樹開花再結果，同樣再落地，種子再成就，變成了一座大樹林。這就是我們要透徹了解那基因，我們人人的本性，覺性，就是這樣，那就是理，一點點的道理，可以展開鋪天蓋地，無物不知、無事不徹、無理不曉，這就是覺悟。所以說，要如何能夠示真實相？就是在這一點點之中。所以說「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」，在我們的內心，「三世一切佛，一切唯心造」，就是要讓你知道，那「唯心」裡面，那一念，你看不到，但是應該要去體會覺悟，「覺」得到。

就像法，有味，不是薰法。就說：「是不是熏黑了？還是薰香來？」到底，我們薰法香，熏黑了呢？或者是真真正正，你已經聞到法的香了呢？我們的束柴，線香，在點的時候，你若是用一張白紙將它放靠近，那張白紙的跡痕就是變黃了，再久來就是黑了。但是香有留著嗎？香氣有留著嗎？沒有留著。同樣的道理，每天在聽法，那個法味有入心嗎？或者是坐久了，腳痠、腳痛，天氣熱，這樣的感覺而已呢？或者是真正感覺到：法，我已經入心了，我對法的歡喜。法的歡喜，自然你會一直複習，修習在內心。你若沒有將法修習在內心，聽了就過去，只是所感覺的，在這裡消磨時間過，坐著，環境，夏天很熱，腳會痛。這樣而已，這樣的感覺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所以，「未說法華，三乘隔歷」，還沒講《法華經》，就三乘將它隔著了。

此經開方便門
示真實相：
未說法華
三乘隔歷
方便門閉
各自修持
來至法華
開顯佛性
點前權乘
即菩薩道
認僕為子
方便門開
會諸漸教同入圓頓
示一切人
真實之相

因為過去的，那就是用方便門，方便門關閉了這個真實法，還未說出來。這是佛陀在內心，他所懷，所保護著的，所以前面就是方便門。這個方便門就是三乘，從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而「般若」，這樣過來，慢慢接近了，開始要發大心了。我們以前都只是在方便門裡面，各自修持，「來至法華，開顯佛性」。過去就是在方便門關，在裡面這樣修，現在開始這方便開，開始能跨出了這個方便門以外，見到真實法，所以這是點起了前面，那個「權乘，即菩薩道」。雖然是說「權」，也開始在鋪這個菩薩道了。「認僕為子，方便門開」。就像貧窮子，富有的長者，去認一位在打掃為僕的人，其實這是他的孩子，但是就是這樣流浪之後，所以他用方便法，去接引他的孩子回來。那一段〈信解品〉，也是在譬喻，就是這樣的方便法。

所以，「會諸漸教同入圓頓」。慢慢，過去的漸教，就是慢慢進步的教門，這樣將我們慢慢誘引。所以說，漸教、別教，來到這個圓教、頓教中，我們已經開始讓我們能了解。現在就是要全都圓教。所以，「示一切人，真實之相」。

言欲近佛智
必於是經
具足聞思修三慧
以是經於
祕要方便之門

盡已開闢
於一乘真實之相
盡已顯示
所謂統攝群機投教
導歸究竟
出生一切菩薩
阿耨多羅
三藐三菩提
惟此經是賴

「言欲近佛智，必於是經，具足聞、思、修三慧，以是經於，祕要方便之門」。就是這部經，所以需要經過這祕要方便之門，「盡已開（闢）」。這我們都要了解。佛陀現在將這個方便門開，已經開權顯實，過去是權，這是過去了，現在開始顯出實相來，所以「真實之相，盡已顯示」，所以說「統攝群機投教，導歸究竟，出生一切菩薩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惟有此經。這部經，能這樣讓我們很體會，去了解，希望大家要用心。

～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 年 8 月 1 日～

【註一】〔內凡〕

（術語）未得真證以來，總名凡夫，此中分內外二種。得似解之位為內凡，未得似解之位為外凡。小乘以五停心、別相念處、總相念處，之三賢位為外凡。軟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，之四善根位為內凡。大乘之行位，以十信之位為外凡，十住已上之三賢位為內凡。天台之六即，觀行即以前為外凡，相似即為內凡。四教儀集註中曰：「相似見理名內，未得似解名外。」又曰：「漸見法性，心遊理內，身居有漏，聖道未生，故名內凡。」大乘義章十七末曰：「種性以上漸息緣故，內求真性，故名為內。」《佛學大辭典（丁福保）》

【註二】〔白馬寺〕

（寺名）在河南洛陽縣東故洛陽城西。漢明帝時。摩騰竺法蘭初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而來。舍於鴻臚寺。遂取寺為名。創置白馬寺。此僧寺之始也。唐垂拱宋淳化元至順明洪武間，俱重修。洛陽伽藍記曰：「白馬寺，漢明帝所立也，佛入中國之始。寺在西陽門外三里，御道南。帝夢金人，長丈六，項皆日月光明。胡神，號曰佛。遣使向西域求之，乃得經像焉。時白馬負經而來，因以為名。明帝崩，起祇洹於陵上。自此以後，百姓冢上，或作浮圖焉。寺上經函，至今猶存。常燒香供養之，經函時放光明，耀於堂宇。是以道俗禮敬之，如仰真

容。」《佛學大辭典（丁福保）》